

## 新民晚报

郝梦婷小朋友三周岁,面对生日蛋糕,许愿良久。久到大人们都笑了,就笑问:“许什么愿要这么久?”小女孩正色端然,答:“唉我也不想这么久的,越快越好呀,我的心愿是出名。”语惊四座。郝梦婷小朋友当场出名,刷爆生日派对几家父母的朋友圈,引起无数跟晒,都感叹:现在小孩太聪明了!

几年前,一女大学生,做硕士论文找到我,请教当代文学有关话题,今春已成网红。是家务工人偶尔说起的:她啊!现在很有名啊!网红啊!女硕士网红现在已是多个朋友圈著名群主,正带领朋友圈大做玫瑰庄园。积极追随者之一的工人,给我看了她发的朋友圈,很名人口吻:放心亲,有我,你不会(受骗)!亲,好就好在随意赚,小玩静态收益,大玩拉人赚动态,平常心对待,想不赚都难/看,不想成我这样(她的摆拍美图,一律华贵典雅+狐狸小尖脸+奢侈服饰)你都难。

如今从小到老,最想的,就是出名。更加上电视与网络的巨大平台,出名机会猛增。人为什么出名?在无数答案中,听到最多的,大概就是名利了,正所谓名利利嘛。且慢,还是先讲讲科学,看看猴子实验,英国BBC的拍摄记录。实验室里,一只猴子,两块屏幕,专用仪器收集猴子的目光注视数据。A屏,画面放映水果或果汁,都是猴子的最爱,如果猴子大注视A屏,就会得到水果或果汁。B屏,单纯放映人物动物图片。一般情况下,猴子都会注视A屏不看B屏,奖励效应显然获胜。然而,有两张图片,猴子宁可放弃吃喝奖励,也要定睛注视,一图是美女,一图是猴王。

猴子好色的话题咱们另说。不过先顺便劝慰一下天下怨妇:猴且如此,人非圣贤。大可不必为男人不忠而伤心欲绝,更不必迁怒其他女人,原是雄性本性如此,据说猴子与人类基因组的DNA序列

相似性高达96%甚至99%。好了,闲话少说,且听科学家分析猴子为什么注视猴王?结论:名人效应。猴王是猴群中最大的名人。猴子宁可放弃吃喝都要注意猴王,那是因为猴子极度渴望自己也成为名人。猴子的定睛注视,是想尽可能多地发现猴王身上的名人信息:毛发怎么耸?目光怎么炯炯?雄姿英发的pose怎么摆?猴子想出名的答案呢?本能。

居然是本能。想出名居然像吃喝拉撒一样是生命的自然需要。现在我们认识到并尊重这一点,应该是一个进步了。因为我们从前是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的。从前我们有一个叫做“群众”的社会力量,是会枪打出头鸟的。所以从前大家都得夹着尾巴做人的。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发展,发展到群众本身都想出名了,三岁小孩子都想出名了,这个形势也来之不易。

来之不易的机会来了,却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。按说出名本能的有趣和价值所在,是在于这种本能冲动,能够极大刺激个人勤勉上进;个人的勤勉上进,又更多表现在社会贡献与负责大众,而社会与大众,则会报之以名利。忽然间我们现在是批量制造名人了,每天都名人辈出,按说也挺好,只可惜不少名人只在乎我炫耀、我圈粉、我出名、我赚钱,哪怕他人洪水滔天。一旦感觉自己成名,立刻变大大嘴巴,说话像放屁,还没有放屁有常识,痞气匪气戾气一应俱全。底线都没了,还谈什么奉献与责任?春节我提醒工人,别信什么网红名人,她笑笑。这不到了夏季酷暑,她哭都来不及了,玫瑰庄园说倒闭就倒闭,她那点养老钱,说没就没了,著名群主也顿时失联。怎么办?我说:祈祷吧。不开玩笑,我就经常祈祷。我常常祈祷人类能够重返猴子,祈祷进化能够按科学规律从头再来。就这样,满脑子人类关怀宏大主题,钱就不想了。

## 人为什么想出名

池莉



冷眼热心

## 庞贝、老丁及其他

郭梅

有一位心爱的中国太太,如此复杂的中文四声,他如何啃得下?前些年在土耳其,那个中文名字叫欧阳海的小伙子导游,不就动不动把钱包里美丽的中国妻子的照片拿出来秀给游客看么。不过,我早就过了忍不住八卦的年纪,只是心里这样猜测而已,并不曾发问求证。



庞贝城很大,老丁带我们迤邐而行。他手里拿着厚厚一叠图片,一边指着图一边讲解。不仅要讲眼前的残垣断壁当年是什么,更重要的是叙述庞贝的历史和当年被毁的实际情况,尤其是目击者的叙述,史料性很强,但又不至于失之于板滞,图语并茂,诙谐幽默,惹得大家笑声不断。他告诉我们如何分辨那些残垣断壁以前是民居还是商店,是面包房还是卖饮料的,是富豪人家还是平民家庭,古庞贝人怎么过马路,还有残存的壁画的文化含义,娓娓道来,古城顿时生动起来,仿佛依然人烟辐辏,富庶繁华。远处,维苏威火山静静地伫立着,不知道是不是在暗暗积蓄下一次爆发的力量。山上白云朵朵,轻盈飘逸,与庞贝的沧桑厚重相映成趣。

我不由暗想,老丁是第几次讲解了?每次都像第一次那样热情、投入、

周到,一丝不苟?!这委实是很难做到的,但显然他做到了,让人暗自惊讶和佩服。如果这世上所有的人都像他一般敬业,这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呀。临别时,几乎所有的游客都要和他合影,我也未能免俗。老丁始终温和地笑着,没有丝毫的不耐烦——这,也是他日复一日工作的常态吧?我又暗自猜测。

车行渐远,我离庞贝越来越远了。不知怎的,老丁抑扬顿挫的声音依然在耳畔回响,而我眼前挥之不去的,却是去年的美

我有个亲戚,其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父老老母在儿女成人之后,坚持单住。退了休,既不肯拖累子女,也不肯花钱请人照顾,在闹市住着,却几乎与世隔绝,别说跳广场舞、听保健讲座了,除了买菜、油盐酱醋之类,极少下楼。家里也没有电视、电脑之类,家具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旧物。一日三餐,扫地抹灰,洗衣浆衫,全都自己动手。闲空时就读书或品茶,如此直到成为百岁人瑞。之前我们很好奇,专门去打听养生秘笈,二老笑说:“要是真有那么管事的秘笈,那世上万寿无疆的人就太多了。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该活时就活着,该死时就死去,一切听其自然就好了。”

如果说两位老人的人生太过平淡,除了长寿别无价值,那么另一个例子我想多少能对我们有些启发。那年我写八大山人传,在资料中看到,八大山人现存作品中,有他六十

## 过朴实的生活

陈世旭

一岁时有为金兰之好的几位朋友画的《题清供图》。款识说明画于上元节。

画上有题诗:“春酒提携雨雪时,瓶瓶钵钵尽施为。还思竹里还丫髻,画插兰金两道眉。”

上元节的雨雪中,三二好友提着冬酿春熟的酒去郊游。上元是春节的最后一天,也叫“大年”,是整个春节从初一至十五闹元宵、跳傩舞、打灯笼,最热闹的高潮。而这天却又一般会下雨。仍有出游,就是想回避那些喧闹。仍游中大家都狂放“施为”,尽情饮酒,以至有些失态,“瓶瓶钵钵”相互碰撞得乱响。一行来到一个竹林中的老宅,竹叶的杈丫让画家想

这本小书,是我近年所写文章的集结,因内容多与纸页有关,又都非学院派的高头讲章,更不是主流之论,只是边边角角的闲话碎语,故取名《纸边闲草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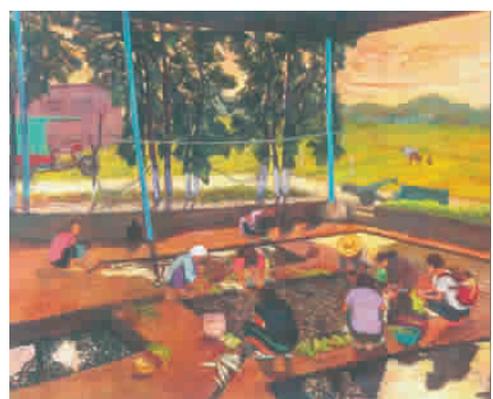
## 青春不觉书边过

张伟

书按所涉内容大致分为几辑:第一辑均有关于土山湾。我年轻时供职于徐家汇藏书楼,土山湾正位于徐家汇的西南部。1847年,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上海,在徐家汇一带开始建立会院居所,在此

先后建造起天主堂、大小修院、徐汇公学、藏书楼、圣母院、博物院、天文台、孤儿工艺院等,在徐家汇——土山湾一带形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天主教文化社区。一百年间,传教士们把这里变成了中国土地上最具规模、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中心,土山古迹虽不复可寻,土山湾这个地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,并因此名垂史册。如何评价这一切,这是一个复杂深远的学术课题,值得后人深深思考。土山湾是我一直关注的课题,曾陆续写过不少文章。去年我和张晓依小姐合作,就土山湾的历史及其相关人物写成一部专著,出版后颇受学界和媒体好评,给我很大鼓励。这里收录的文章,为拙著出版后所新写,主要针对当年土山湾的美术教学和音乐活动略作探索,以求教于大家。

第二辑的几篇是我研究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心得。年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特殊品种,而上海小校场年画又是中国年画中的一朵奇葩,风格奇异,特色鲜明。作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终结地的上海,小校场年画自有其和其他地年画诸多的不同之处,而城市化、商业化以及浓郁的租界风格正是它的最大特色。我在研究中注意及此,并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,窃以



农家乐 (油画) 朱晖

为稍有创新。第三辑内容均有关书刊和图书馆,惟就目前社会关心范围来说,所涉人物和书籍可能都较偏,但他(它)们均对中国文化做出过特殊的贡献,故不揣浅薄,略作论述,如能引起大家些微注意则于愿已足。

第四辑文章所描述的是真正的“纸页”,薄薄的纸页,它们是照片、戏单、明信片、电影说明书等,都是我个人的收藏,所写也都是私人感受,不登大雅之堂。第五辑的两篇文章稍长一些,是我对中国早期摄影的一点探索,有一些未披露过的史料,也阐述了自己的一点看法,希望能提供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。最后一辑是序跋,系我为近年主编的一些书所写。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版) 跋



八方书谭

人杨万里的诗句。说不出什么理由,一看见就很喜欢,觉得很能表现我对书的眷恋之情。日月如梭,如今我已年届中年之末期,“白发无端镜上来”的心境也早已品味有年,故更觉此诗之亲切。多年来,我一直沉浸在书堆之中,由于爱好,也由于责任。今后如果能健康地活着,当然我也一定会继续写下去。

## 天佑九寨沟

吴家龙

九寨惊闻强震音, 坚沟危旅旅游侵。 汶川地震十年忆, 阿坝山摇今日临。 艳丽火花湖落底, 天堂饭店屋坍塌。 一方有难八方救, 人定胜灾新景吟。 注:火花海又名火花湖,是九寨沟著名景点。



夜光杯

这个夏天,出乎意料地炎热,沪上全城都在热“炼”!天热人易躁。如何在酷热难耐的日子里,健康适宜地消暑,保持一份平和愉悦的心情,成为热议的话题。我在朋友圈发的一条“抄写红楼消暑”,吸引很多朋友点赞,还跟发评论,有趣得很,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

我算是一个“红迷”,收集各种版本的《红楼梦》以及相关的研究书籍。前段时间有个朋友送了一套带名家细说的新版本《红楼梦》,很是喜欢,像小孩子得了宝一样,每天下班回家,我都爱不释手地翻看。7月24日那天,是一个高温红色预警日,我刚参加完香港书展回沪,不知怎么搞的,也许是我洗澡没注意水温,也许的确是太热了,脖子上起了一圈痱子。单位空调又坏了,总是修不好,通知全体放假三天,正好在家休息。我年近半百,还是第一次起痱子,不免有些着急,涂了痱子粉,又用过青草药膏,也没见好转,我干脆置之不理,该干嘛干嘛去。天气炎

热,外面高温艳阳,更不能出门,忽然兴致大发,坐在书桌前,拿出朋友送的新版本《红楼梦》,翻到第一回,认认真真、潇洒自如地抄写起来。

平时工作都是用电脑,感觉自己一年也手写不了几个字,这一下子回到从前手

好,又举着大声朗读了一遍,这一读不要紧,又寻到了另外一种读红楼的“妙门”,真是意外收获。

我就这样沉浸在迷人的字里行间,完全没有感觉到热,为了保护肩颈,我一般在家不开空调。更没想到的是,不到三天,我脖子上的痱子也退下去了,这也许就是咱们常说的“心静自然凉”的妙处吧。兴奋得意之际,我还没忘用手机拍了自己抄写的三页,发到朋友圈,和朋友分享我这消暑之乐。

从那天开始,只要有空闲,又有兴致,我就会随心所欲地抄写一会儿,或长或短,有时也会朗读一段,总之随心而为。这炎热时节,沉浸在字里行间独享“风凉”的乐趣,也许不身在其中,很难体会,但却是我在这酷暑最意外的收获。

## 字里行间享“风凉”

采芹人

写的感觉,尤其是抄写自己喜爱的文学名著,好像回到了上师范时抄写诗歌的青春年代。那时我抄写过两本诗歌,里面满满的都是当时流行的舒婷、汪国真、席慕容、海子等诗人的诗歌。沉浸在这夹杂着青春回忆的抄写文学文字的时空里,一会儿的工夫,就抄写了满满三页纸。

第三页正好抄到“同那道人飘然而去,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去了”,放下笔,欣赏着自我感觉还蛮娟秀整齐的字迹,心情大

## 十日谈

盛夏漂流山水间, 请看明日本栏。

消暑图